

# 好男儿保边疆

■ 刘宏英

小时候,我最喜欢过年了,倒不是因为大人要给压岁钱,而是因为干部要来我们家拜年。

腊月二十八下午,院子外“哐哐哐,哐哐哐,咚咚咚,咚咚咚……”声音由远而近,“刘大爷,刘大爷,拜早年的来了!”左邻右舍也和我们一样激动,爸爸妈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带着敲锣打鼓的队伍,热热闹闹地来了,将一张奖状大小的“光荣之家”交到我爸手上,同时送来两袋白糖之类的小

礼品……那时的家,房间少而狭窄,我们每年都是在院坝迎接慰问队伍。“过年好!过年好!”送走慰问队伍,我家那面泥巴墙上,就会端端正正又添上一张崭新的“光荣之家”。

听父母说,我两岁时,我那18岁的大哥应征入伍,到了祖国的南海,成了一名光荣驻守海疆的解放军战士。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,我的大哥英勇善战,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等战斗中,屡立新功。走出硝烟的大哥提干后,由部

队送去军事院校深造。战火的洗礼和部队的磨练,大哥由一名边远贫寒的农村小伙,逐渐成长为带兵保家卫国的排级、连级、营级军官直至上校团长。

大哥回家探亲,不仅是我家的节日,也是我们那个乡村的节日。曾几何时,每当大哥回来探亲,离家还有一名小孩好奇地跟着解放军叔叔,他们由少而多,到我家院坝时,已经围了一大群。大哥高兴地拿出五颜六色的水果糖,分发给那些小孩。孩子们撕开

糖纸,把糖果放进嘴里,慢慢地舔,那种甜蜜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大哥鼓励高中毕业的三哥、初中毕业的二哥报名参军,靠自己的努力勇敢走出乡村。三哥身体素质好,顺利通过体检,如愿到了西藏,成了一名高原军人。而二哥,因出生在困难时期,营养严重缺乏,最终没有通过入伍体检,没能如愿成为一名军人,这成了二哥一生的遗憾。

渴望成为军人的二

哥,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在他儿子很小的时候,常给他讲“大爷”的故事,讲“大爷”保卫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的英勇,讲大海的辽阔与壮美;讲“三爸”驻守雪域高原的坚强……那年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征兵季,二哥急急忙忙带着儿子去镇武装部报名登记。我的侄儿,终于不负父望,顺利通过了初检和复检,来到云南边关,成为一名坦克技术兵。当我的侄儿穿上军装,我那五音不全的二哥高兴地唱

起了“咱当兵的人,就是不一样”,并请了三大桌亲朋好友喝酒庆祝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我大哥、三哥、二哥的儿子,如今先后离开部队转业或退伍,但部队的摸爬滚打,良好的作风,铁的纪律,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持续发热发光。

而今,那面贴满“光荣之家”的泥巴墙、老房子早已消失不见,但全家男儿踊跃参军保边疆的“光荣”,却在静好岁月中熠熠闪光。

# 一份录取通知书

■ 甘武进

那一年的那份录取通知书,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,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

1994年的夏天,走出高考考场的我有些垂头丧气,虽然准备了很久,虽然对分数是那么渴望,但事实真的很残酷:我觉得自己考砸了,我这个乡下少年与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越来越远了。

失望万分的我,情绪非常低落。在家待了几天后,与几个同乡一起南下广东打工。几经周折,在宝安三十三区,我以一张高中毕业证的义务,进入一家刀具厂当了一名普工。在车间的轰隆声中,在那台高高的冲压机前,我戴上防尘口罩,将厚厚的钢板一块块塞进去,在“咣当”“咣当”声中再拿出来时,我开始了打工的日子。

那是种非常不好的体验。白班夜班半个月轮流一次,我刚好上夜班。第一天上班,凭着那股新鲜劲儿和不服输的态度,我与冲压机和平相处,超额完成了规定任务。接下来的几天,都是如此。与我同时进来的一位员工,不但没有完成任务,还把手弄伤了。相比之下,主管对我刮目相看了:他把我调整到难度系数更高的冲压机上操作了。

这对我是种考验。也许熬过去了,便是另外一片天。我抗拒着内心的一个不愿意、面对那些机器的一个不喜欢,拼命安慰自己,想象着以后打工生活的美好。可实际上,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!那样的打工生活,就是将日子重复着过,一天又一天,一个月又一个月,甚至一年又一年。望不到头,更看不到未来。我苦恼,我失落。下班后,累得不行的我,躺在铁床上一点都不想动。我有些绝望了。

那天下班后,我在保安室外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行字:甘武进,有电报。我怔了怔,走过去,递上厂牌。保安给我一封电报,上面写着:进,你被师专录取,速回。落款的人,是早我一年考上师专的同学远雄。近一个月的劳累消磨了我的激情,让我变成了没有梦想的汉子,可那一行字,却把我的激情重新点燃:我的人生之路将成为另一个模样了。

回到家中,我拿到那张带着油墨香的录取通知书。拿着的那一刻,我没有大喊大叫,也没有流下泪水,只是静静地看着上面的文字,只喜悦慢慢浸润心头,那种感觉既踏实又美好。原来,我很幸运,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录取了。

那年秋季,我成了一名师范生。毕业后,我当了老师。多年以来,当我的学生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向我报喜时,我常常想起自己,想起那张录取通知书:当年为一位乡下的少年,开启了一扇通往幸福的希望大门。

# 最佳乘客

■ 马海霞

上周日,我乘坐直达公交车去市图书馆,去得巧,排了个第一,上车后选了个满意的座位坐下,将包放在里面的空座上。

落座后不久,乘客多了起来,车上空座不多了,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大叔朝我走来。我生怕他坐我身旁,忙闭眼装睡,有惊无险,大叔坐在了我身后的空座上。

车快启动时,又上来一位戴太阳帽的男乘客,满车厢只剩我身旁一个空座了,我只好将包拿起,把里座让出。此人清瘦儒雅,看起来比和“眼镜大叔”同座强多了。

车行驶几分钟后,“太阳帽”却开始自言自语,把我吓了一跳,但他并未冒犯我,再说座位都满了,我也无处可躲。正惶恐不安时,身后的“眼镜大叔”悄悄拍了我的肩膀一下,示意要和我

我换一下座。

救星驾到,我立马起身和“眼镜大叔”换了座。大叔“吨位”大,落座后,像一堵墙将“太阳帽”堵在了里面,我一下有了安全感,虽然“太阳帽”还是一路嘀嘀咕咕,但“眼镜大叔”丝毫不畏惧,竟然坐在一旁打起了呼噜。

车行驶到半路,“太阳帽”突然站起,大声对司机说:“前面路口停一下!”司机边开车边回答:“这是直达车,不能停。”

“太阳帽”一听司机不停车,瞬间恼火,扯着嗓子和司机理论起来,司机坚持途中不能停车,而“太阳帽”不依不饶,说他上车时不知道是直达车,若拉到终点站,他再坐车折回,岂不是多走了冤枉路。

“太阳帽”越说越激动,从座

位猛然站起,推开“眼镜大叔”,径直走到司机近旁,厉声要求停车。看他怒气冲天的架势,仿佛下一秒就要出手拉扯司机,强行让其停车了。

就在此时,“眼镜大叔”快步走到“太阳帽”身边,一把拉住他,和气地跟司机商量:“师傅,我也是到前面路口下车,您看能否停一下?”司机还是拒绝,大叔又问司机:“如果中途停车是不是会被罚款?”司机回答:“是的,不是我不停车,是制度不允许。”

“眼镜大叔”对“太阳帽”说:“兄弟,这样吧,反正还有十几分钟到站,到站后,咱俩打辆车再返回就是了,我单位报销,车费我来付。”

“眼镜大叔”一席话说完,“太阳帽”不再吭声,跟着坐回了原座。



带露的清晨

若琿 摄

# 丝瓜爬满墙

■ 郭俊

回到妈妈家,已是傍晚,由于刚下了雨的缘故,天空呈现浓浓淡淡的乌青色。在小院信步,周身顿觉爽意自在,眼光很快被满墙的“绿巴掌”吸引了过去。

它们或错落或挨挨挤挤地顺着墙壁向上努力攀爬,而手指粗细的藤蔓上仍然还有零星的水珠。点缀其间、高高低低的花已然关闭,仿佛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。还有三两朵悠然落地,不见凄凉,只觉静美,反倒有种“瓜熟蒂落”的自在与坦然。

没想到,越是密集的叶片掩映中越有意料之外的硕果,短约

尺余,长约半米,通体的绿表面又似敷一层粉,愈发显得从容却不张扬,无怪乎大作家季羨林都赞叹:丝瓜是一种有智慧的植物。

晚饭时分,母亲做的丝瓜汤中放了几只虾与几个猪肉丸,又打了鸡蛋花,营养全面,红、黄、绿、白相间,煞是诱人。

夜晚,蝉鸣间隙,听到蟋蟀正在丝瓜架下的墙根轻吟“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”。

最妙的是第二天,清早,我与其说是被鸟鸣唤醒,不如说是

让花朵张开的喇叭唤醒的。通体金黄的丝瓜花大朵大朵热热闹闹地开放着,我情不自禁低头轻嗅,似有若无一缕清香。待太阳高照的时候,丝瓜迎着阳光,如同铺设了一面花墙,引来一群蜂蝶在周围起起落落,萦回环绕。正所谓“开帘正恨诗情少,风卷野香迎面来”。其间伸出的须丝虬曲着,仿佛是中国画的写意,看似寥寥几笔,却疏淡相宜。

母亲正在小心翼翼采摘丝瓜,对我说:“丝瓜怎么种怎么长,不怎么费心,你也知道丝瓜

的好处多,等走时给捎带上。”诚如母亲所言,我之见识到丝瓜的重要性是因为丝瓜络。它具有活血通络、利尿通乳的功效,因此在妇女哺乳期间,丝瓜络功不可没。那些日子,母亲在乡野忙碌,往返于城乡,为我提供丝瓜络,用来炖鸽子、炖鸡调理产后身体。

后来,我还喜欢用丝瓜络清理锅具、碗盏。感受光阴如诗,引领我回到幸福的屋檐下,回到故乡的怀抱中,可以在黄花满墙的丝瓜架旁与母亲说说贴心话。

# 万年寺三题

■ 沙雁

## 珙桐花开

白云真白,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  
如果生长出翅膀  
怕是要飞到云端之上

带电的索道太快。走走,停停  
脚下有蚂蚁,一只一只地数着  
以及山里人叫做地龙的大蚯蚓  
赤条条,面对面。仿佛我们刚刚来到未知世界

一切都是新鲜,一切都是轻盈而缓慢  
一日,一载,一生,一万年。千万年的子遗  
依然那么素雅的洁白  
依然那么飞翔的姿态

陈腐的落叶如经卷。青苔漫过石阶,  
也浸染丛林。见证泛黄的旧时光,  
也邂逅清白的轮回,或者新生

海拔1020米。无梁砖殿。慧空의 庙宇被  
一群白鸽簇拥  
听风,听雨,听晨钟暮鼓  
和朝拜者来时深深,去时浅浅的  
足音

## 蛙声如琴

是琴,是瑟,是洒落在湖面的歌声  
绿色衣裙,你是谁家的姑娘  
那些年驻守的广浚和尚  
是你什么人呢

峨眉半山,适宜冥想。七百多岁的桧楠树欲静  
白绫裁成的珙桐风不止。烛火如内心的灯,  
照亮更多执著的影子。你在白水池的湖面,  
坐井,观天,唱歌,弄弦

晴日一曲,阳光穿透池水见底的纯净  
雨中一曲,翠鸟惊动鱼群潜伏的涟漪  
白天一曲,草木发芽生趣盎然的自由  
夜晚一曲,星辰指引旅人回家的安宁

一曲终了,再奏一曲。万年寺听万壑松  
白水池边有知音。唐朝的时候,  
李白来了。今天,我也来了  
我们都带着一双渴望的耳朵

(注:峨眉山万年寺有白水池,传说是李白听蜀僧广浚弹琴处。当年广浚弹琴时,总有一位绿衣姑娘倚门谛听,其乃弹琴蛙的化身。)

## 雪芽坊听雨

不是时候,也正是时候。清明连着谷雨  
应了烟雨山中的景。沾花带露的雪,  
中了文朋诗友的下怀

是坊,更是空中楼阁  
苦竹成林,斑竹成景  
通道在紫麻、毛栗、竹林间穿梭  
最后抵达树上的驿站。我心里横生枝节  
也生成了迷路。如果不是下雨,  
窗外定有美人凭栏

琵琶低语。我在室内  
樱桃、瓜子、糕点、熏香……  
点缀了青花瓷。主人、客人、男人、女人……  
有一句。没一句。  
各自思绪只在水中,变成滋味  
纷纷舒展

杯子空了。像雪芽坊的名字一样  
一只青花瓷的袖口  
斟满峨眉眉间的秀色。我看看屋里,  
再看看窗外。平添  
感动



快乐一点  
无限乐山